H

劉子威集卷之二十一

長洲劉鳳子威撰

說

客謂穰侯

穰侯既失勢罷歸於陶賓客多舍去穰侯故不善也客有謂之者曰公釋秦之重而即安於私邑無亦有所願與臣能爲公得之穰侯謹謝曰無有客曰公親太后之弟有大功於秦諸侯震恐連衽而朝於秦者緊公是賴今王一旦聽魏

長乘郡振鐸西端花老

之亡臣有不快於公者臣請見秦王明公之功亟託以社稷間執讒賊之口使疾出走即其罪穰侯惶恐謝曰王新聽游士之計有所廢置而子忤之是并罪也願子無復客又曰臣請爲公東使齊南使楚爭發千金之使百乘之車迎公以爲相穰侯曰不可齊楚敵國也奉主之命嘗以兵交於中野而又臣事之能無嗛於心哉且吾義不背秦而有事也客曰然則公何墨墨也今者臣從山東來見東芻爲象者召巫而祓之

齋沐而事之具粢盛爲飲食夫婦百拜而禱焉已事而去棄之溝中馳車轢之不復顧矣然是其寓象也見有求良馬者異棧而食之剪剔而被之文繡親視之秣而調御之已而馬來益多仰而長鳴咸求一當御而馳於是前所得良馬者且簡斥矣然是其畜乘也至於溱洧之間見士女相悅者携手而嬉稱詩曰聊與子如一兮是天下之相得有過此者乎俄而中道見彼游女之美者已目招而挑之矣不旋踵相棄去故

曰士也罔極二三其德然是其私相慕悅者也
臣聞當越之未入美女於吳也吳王者與夫人
甚相愛也子長巳爲太子異穀同穴豈有間哉
然越女之入則左擁修明右擁夷光日觴之於
姑蘇之臺不復知有昔之愛矣然此其庸主也
晉文公之亡也齊桓妻之安而欲終焉齊姜曰
不可子實有晉若之何懷安公子弗聽咎犯醉
而行之醒而逐以戈是亦可謂賢而相成者矣
及其適秦而秦復[illegible]焉則歸而不聞逆姜氏矣
然是猶未有所放廢也周幽王因是以入褒人
之女遂黜申后廢宜臼而小弁之詩作矣夫莫
親者夫婦然不能相保以終況君臣之間乎且
秦之貴用事者多矣公所親見也其能以功名
終者幾何人哉今公幸及無恙時蚤自謝免高
挹而讓賢懷通侯之印食邑之富足以自娛優
游無任於上居有泰山之安可以保喬松之壽
孰與貪朝露之榮左右近臣仄目而視賓客游
士日夜思蹈瑕隙求富貴嘗恐難作於中而謹

備其無嚮公何爲不豫而猶是鞅鞅也

爲英布答隨何

隨生以口舌名然所以說九江王者不知何以動之殆布故驪山徒無以折其辨故爲所紿耳因代爲之答

英布曰先生幸教寡人甚善然先生爲漢王則可矣未達寡人之心也且寡人所以託國者豈獨爲楚強哉夫親裂地而定封者項王也視其強弱而改圖者市人之行也非南面而君國者所忍爲也重德楚而輕背之無故仗劒獨走漢雖漢王亦寧不虞其反覆乎且生謂項王身親伐齊之勞寡人安臥淮南不助楚者又不然也生視齊寧足爲楚患者寡人不幸有犬馬之疾即少發兵舉齊可萬全夫彭城之役項王未返寡人先期會戰漢王必舍輜重跳驅遁耳寧得壅睢水不流殲十萬衆於彭城下哉此寡人所以厚託楚也顧謂提空名生殆不知所以戰也又安能知楚漢之强弱乎漢以義帝歸罪於楚

夫義帝楚之所立也豈有意廢之哉然而鏖鉅鹿入關中定天下者項王與諸將力也義帝所有者故地耳即不幸於楚何負且與彼置父俎上不顧者何如也漢王譎諸侯使從已自強即無與楚遇遇即奔敗其亡失生所知相拒滎陽成皐間尺寸不得進父子暴骸中野丁男幼弱悉發尚不補卒乘缺轉輸蜀漢之粟率十鍾而致一間遶梁地楚輒覆破之閉壁不敢下一決以此爲漢強殆誰欺乎夫君之視父奚若漢王棄其父若敝屣於義帝何有而爲之縞素惑諸侯且楚分王列國與天下約已定而漢王無故敗約首舉兵攻奪諸侯地苦天下以兵革不休生以爲人共患楚耶患漢耶生謂非以淮南兵足亡楚則何煩千里來辱乃欲留項王資漢取天下若失地則與生亡走漢復分以地而封耳使寡人棄王者之顯號爲亡虜捐已成之業復冀分於漢誤矣夫亡之漢一匹夫耳漢何愛於一匹夫而王之假令聽先生之計於漢誠利矣

亦危哉所以爲吾國社謀也況項王爲人義而慈仁得漢王家屬不加害善遇之漢王怛中而多猜捐非其有以與人雖多不吝然可乘還奪之耳故爲先生擇主不若止而事項王并力令漢無東天下可以少安於先生何如

辨

徐叟辨樂

徐叟曰昔聞之江夏云音出乎聲聲本乎氣氣之純滴聲之升降也聲之升降音之和沴也氣感而宣之樂非樂作而可以調乎氣也是以先王功成而作樂故樂者所以象成也非樂可以定功而著成也樂之綴兆視乎功烈隆卑而已使衰亂之世奏至德之音能風乎俗復崇古之盛乎否哉是樂無繫於治也曰爽哉論樂矣夫先王曰禮先樂後何徒樂云而謂無益夫風之於天下惟無有倡之者始於微近克於昭著遂靡然而成俗風之所趨氣不爲之變乎哉風可移乎氣謂治忽不出於聲音之間者是非達樂

之情者也故風風也上所以導其流下所以神其應者也淫蠱之志慝而滔蕩之音作滔蕩之音作而姦逆之氣應矣莊誠之致極而中和之音作中和之音作而熙淑之氣應矣風與氣交相變樂與治迭相應也故古之治者必崇乎樂也叟曰風成於民俗氣流爲運會不可以變者爲適然而信考擊可以率鳥獸干羽可以平亂階也曰是豈易言哉聖王德及上下篤弼彝敘文化漸以開迪孚格者感兆於未朕至和之流通因樂以宣導之也若徒諉之氣則消伏可以無庸奚但樂無事哉且氣有虛盈極虞唐之盛疹戾猶時有焉故云不可斯須去也逮衰亂已兆乖忤已積憤怨之氣干逆天造而方正宮懸考律度取備樂而庭奏之是何異終日厭飫醇濃而責酒醴不能醒聵哉叟曰夫聲音之變性術之所爲殊也雅而淫於妖亂者作之淫昏也淫而比於宮徵者奏之休德也使樂可聲傳是鍾律不亡而雅鄭不亂也曰夫聲不無待而飛

律之調者固在人也然扣控揭之器而求哀厲之響列俳倡之奏庶幾三嘆之音雖使師延命律后夔操築尚不能相爲也顧謂優伶而歌喜起靡靡而奏之虞庭無以知其辨者是何果於非樂也且叟知宰德萬有不齊而氣應隨之聲歌者氣之形無錙髮爽者而謂器不足以存聲法不足以傳性之蘊乎然而奚謂開皇方盛而聽者驚其殺氣相并宮聲往而不復又以知江都之淪喪者是非音之流有所感而生其節固在作之者而可不究極彌綸哉叟曰然則元聲固未嘗亡乎而器者所以見情也非情之質也和象不產氣日滋黷嘉應不臻用不究於咸若元化得無舛乎聲烏乎定也曰斯義也歷世疑而未祛也夫取驗於器是執象以爲神也取衷於聽是執影而求形也古法存焉者尺度權量尚皆爽繆況聲音尤微而無所寄即謂今和氣未盡融液蒸化未極熙洽必俟積德益深聲將能自定乎抑亦猶將有待乎然則妙達終古洞

覽天人神解律元性諳聲始者不待終日而得之矣叟曰樂由陽來聰明睿智天產也是皆至清而無累者也樂官儒林屯朋篤誨尚不傳其髣髴又非傳記方牘圖象可寫其聲譜借曰能之非所敢知也曰何爲其然哉漢去古近張倉故秦史也大予之職典大胥存焉逮歆向而下荀杜理其緒阮咸夙悟寶常嘿解信都芳望而知氣至焦延壽祖孝徵鄭譯陳仲儒張率更之屬皆未嘗束修而知律若失而求之野則西域賈胡猶世傳七律詎謂今無其人哉叟曰黃鍾之數九林鍾之數六取象於日月也律呂交而聲變起日月會而晦朔生陽生陰鬼三而損一陰生陽蒐三而益一故月之甲三然蒐氣進而行度遲鬼氣退而行度疾則何以齊之也曰氣無窮數亦與之無窮鬼受蒐氣九之日至十九之日餘而遲者陽之舒也鬼去蒐氣廿四日至四之日餘而疾者陰之慘也夫聲依於日律依於辰甲之數九乙庚八丙辛七丁壬六戊癸五

此聲之數也子午之數九丑未八寅申七卯酉六辰戌五巳亥四此律之數也曆則以餘分而置閏然猶有過於行度者故律惟黃鍾以九而生林鍾之六林鍾以六而生太簇之八爲得數之正無空積忽微餘律相生則數有不可盡者故京房復自中呂上生執始演之至南事爲六十律析之愈微而愈不可窮矣大時不齊聲可得而齊乎叟曰天數爲聲地數爲律故云周流六虛虛者爻歷也陰陽登降得之於易而備成

鍾律日月初纏起於星紀周於二十八舍而十二律配之故律曆天所以通五行八政之氣所以成孰萬物也然曆或千歲而更或五百歲而更亦各以其歲爲曆元然則樂得無更乎而中聲將安所取也曰樂者宣於氣者也風氣之散也故八方之風始於不周終於閶闔者西北主殺故自此而歷東壁始辟生氣也至於西方而陽氣導萬物闔黃泉也各隨其方配以律而吹之則十二月之中聲可得此蔡邕明堂月令章

句詳焉當其王月各自爲宮者也建子之律陽氣鍾於黃泉故謂之黃鍾曰爲壬癸辰合星紀其候冬至在卦則乾之初九也合於大呂而生林鍾所謂律妻呂子也黃鍾之宮既定則宮之所生濁者爲角清者爲徵羽而五聲十二律自此而調故律始於子者以天爲紀者也歷始於寅者以人爲紀者也變與不變自此而稽之矣後之作者顧有不能備十二律或止奏黃鍾一宮則何以宣正八風平敘百物遂成天地之功哉叟曰古者以受命所次之分野而合之以數昭之以聲爲一代之樂姬出自天黿而歲鶉火故數以七列七同以夷則之上宮步自商郊以黃鍾之下宮師於牧野以太簇之下宮布令商遂以無射之上宮施舍百姓是用樂亦乘數當辰惟氣所布烏在始於黃鍾哉曰受命者改玉改憲故五德之運各得一焉迭建三統而春之於寅即聲之於子也不可得而變革者也而黃鍾者權度量衡繩準所自出制作之本也若夫

五帝行德遞興遞廢勝者用事禮樂隨焉故所奏亦惟其尚而已周人有事於圜丘也以圜鍾爲宮夾鍾也生於房心之氣春秋緯文耀鉤及星經云房心爲大辰天帝之明堂也有事於方澤以函鍾爲宮林鐘也林鍾生於未之氣未坤之位天社在東井輿鬼之外地神也宗廟之中以黃鍾爲宮黃鍾生於虛危之氣虛危爲宗廟三者各以其類求之是以爲用不同非專尚他律也且周人之樂無商聲故聲淫及商孔子以爲非武音也荀卿亦以審詩商爲大師之職鄭氏以祭事尚柔而商爲剛強故辟之抑又以爲周木德辟所剋也非然也五聲從律雖欲廢烏得而廢諸叟曰樂者和樂之至誅伐者武怒之事也猶吹律聽聲以之策事勝負武王陳未既而雨三辰之協應也然則師曠援琴而奏清徵玄鶴下集翼舞而鳴再奏清角風雨隨至信有徵乎曰氣之應也奚但絲聲之哀師曠之奏也匹庶叩心飛霜下擊慘慼之感城高爲摧此其

於動蕩血氣感通陰陽夫豈樂之比乎周之六樂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鶴之集也羽物之致也風雨之隨也其川澤之應乎聖主制作之深幽及於鬼神其殆是也叟曰春宮秋律則百卉彫秋宮春律則萬物榮故五音之正各統一日以此而遷楊雄曰冷竹爲管室灰爲候夫九閉之中法至密矣而猶有不相應者或初入月而動或至中下旬而動或灰飛三五夕而盡或終月而飛少者以爲政有寬猛臣縱君暴所感有異難者以爲旬朔之內未之有改且烏有方緩而遽陵既暴而且弛者豈律之不能冥符哉曰政之所致實有焉猶未盡也夫氣之留復容有差忒法算之外考曆者或疎繆乎抑管之長短失其度小而長則舒而未盡大而短則疾而先乎且古之取竹也生其竅厚均者是治之圜庇度數尤微今置管或未盡而遽謂不符何哉且律者生於無形而成於有形故數形而物具物具而聲出物生於數數生於神者也故曰神使氣

氣就形形理之類聖人識而別之清濁之間以及耳之所不矚從有以至未有細若氣微若聲寄之器存之耳非具睿聖之心以乘聰明孰能存天地之神審音之成形合自然之運度哉叟曰罍黍之法班氏所傳千二百爲籥以水準概其法易循況黍之生不相殊何後之爲律者屢校而卒不定周官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鄭司農以陽律竹爲管陰律銅爲管康成則謂皆以銅故班氏亦云銅爲物之精似士君子之介故必以銅爲器其量尺有存者鼎等皆取以制樂然高下率不得其調夫有形可類以其法求之如彼其難合且獨裁之以意則已厚而石已薄而播侈而柞弇而鬱長而震其失毫芒而遂以千里矣曰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自黃鍾始而左旋八八爲伍此法之傳於古者乎而班氏既云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又云一爲一分十分爲寸矣而又有以九分爲寸者拘於八十一之數也此所以可疑也若

調律以竹所謂竹者引也亦自古記之矣京房獨云竹聲不足以度調夫竹之難者特尺寸撮窕數度齊量之間及引氣輕重洪殺小差而已若取之絲則燥濕寒暑所侵及置絃之緩急漫無所裁臨時移易烏可膠柱故房氏之准其術愈疎嘉平間東觀羣儒咸所未達所謂太常守其器樂工知其聲而未喻其情博士識其文明其義而不得其音必也得其音乎則耳之所及神之其在心哉叟曰夫律之候氣長則淩而先至短則泄而不至十有一月當冬至時陽氣距地九寸故黃鍾以九寸之管候之十二月大寒距地八寸三分七釐六毫故大呂律與之等正月雨水距地八寸故太簇律與之等二月春分距地七寸四分三釐有奇故夾鍾長與之等三月穀雨距地七寸一分故姑洗長與之等四月小滿距地六寸五分八釐有奇故仲呂長與之等五月夏至距地六寸二分八釐故蕤賓長與之等六月大暑距地六寸故林鍾長與之等七

月處暑距地五寸五分五釐一毫故夷則長與之等八月秋分距地五寸三分故南呂長與之等九月霜降距地四寸八分八釐有奇故無射長與之等十月小雪距地四寸六分六釐故應鍾長與之等此一歲陽氣所升之數而律管應之者也是雖聖人之精測然亦何以及此也曰數盡之矣夫三而降一而復雖陰陽之升降氣朔之進退十二律之長短有不由之者乎故不齊之中有大齊焉以一乘三爲九律起於九畫止於六律聲也畫象也自然而然者也聖人以數而範圍天地天地之度可參而知者三一之謂也故徑而寡失細分之極於無窮而皆得其紀焉者舉其要也李文利不得於測候由寘管之誤也然因陽氣所升之度而古今用尺之長短是亦可驗之一端特氣之強弱上升於毫髮之間是非至精何以極其辨哉叟曰北音作於二女南音作於塗山之妾東音作於孔甲西音作於辛餘靡四方之音何以知其合也曰夫氣

者陰陽而已太陰居北方北者伏也太陽居南方南任也少陰居西方西遷也少陽居東方東動也四時四維固有消息是以聲非止於一端即武壯猛怒以應肅厲嘽緩流濫以應和樂適而已矣抑揚之過太清則志危太濁則志下危則不鑒不鑒則竭下則不搏不搏則怒故音惟其中楊雄曰彤割瓠竹草木土金擊石彈絲以爲天下揑故石爲乾乾西北也土爲坤坤西南也竹爲震瓠爲艮草爲坎木爲巽絲爲離金爲兌八方之合而樂成焉所以和陰陽也叟曰十二律以調五聲然有不足者應鍾之宮則徵濁而宮清夷則爲宮則商角羽無其調中呂爲宮則十二律皆無所取故謂旋宮至於三而止若旋以十二則有衍之六十以至三百六十者律何以諧也曰此小分之說誤之也淮南所謂銖積寸累至丈石而繆徑而寡失不在舉其要乎故曰大樂必易大禮必簡何以鑒爲也若鄭康成之說本之呂覽淮南雜賓重上生至於仲呂

而所生分等皆倍劉向之說隔七爲上生隔八爲下生至仲呂而孤蕤賓而踰次矣京氏以隔九相生若准之長九尺析之一寸之內乘爲分二千又爲小分以辨強弱極離朱之明且不能及又須柱以拘絃移動之間彌不能定而欲以辨六十律豈聰耳之所及哉傳曰五降之後不容彈矣繁聲過聲周官所遏且知樂者取雜器扣之宮商尚能相應如其不能則班氏其猶未耶蕭梁之通隨之七均七調徒紛亂耳叟曰宮謂之重商謂之敏角謂之經徵謂之迭羽謂之抑傳記所睹或聆鐸音而知其諧扣磬聲而知歲閭佩聲聞而見其兆者此其人皆天授非有所師傳然則安得彼懸悟者語之也曰古者成童學樂誦詩雖性生而能亦漸靡使之也且不知者耻前而沮議知之者欲教而未信樂亡已久驟語九夏以駭淺聞駭康成而非制氏建獨是之旨裁之胷抱考定雅俗一以三統四時追復五音十二律之盛何要所以憾於三十年席

閒函丈誰能屈已下聽財覽其義乎是以徒抱書而沉寂耳安能發明敘致傳之百世哉叟乃避席曰幸哉得聞此言於吾子也吾乃今知律曆運造可數度也道在茲乎道在茲乎

對　對徐叟問

徐叟曰韓子云跳環劍者十躍而十接刃去之無毫釐而不靡也羿不忍其妻射之摩睫而目不瞚也劍非有知而矢非能有所避也吾與子他所見舞者竿尋丈之帛而旋躍不已帛圜而周繞千轉百匝曾不紾曳曲拂此豈有他道乎曰夫形用者效之乎習而緣習之致神將生焉非神之進乎伎也躭之故也故一手足之力能使抄之繫也絀也中規引也中繩衡也似準句也似萬始之微儗徐舒而長俄電掣星流風擊霰散接疾浮捷剽輕擊裂邅回宛轉演漾淫裔抑減渙爛混眩煌煌若激輪猋矢驚羽駭波濤怒兕突光沸影亂蕩而不止目不得視者此非其柔縱於骨體而擲投反覆踆踽竦涌又慓勁

訬鋭運而不輒故穆穆襹襹靡靡裶裶若出於鬼若出於神孰知其所以然乎精神之用潛之窅冥洞乎無内挺乎無外寂乎不可爲朕兆方其專精勵意委務儲思積竭殫盡之所通也上徹九天旁極恍滂何幽遼曠虛阻深暗昧閉匿覆藏而不昭然若貫連而輻輳挺解而節斷若土委地而氷釋於鑒也何者心思悟融而智故消滅也故吾精之所措無箴縷縩纖之間蘆苻毫毛之郄非有所理而緒自分非有所諧而意自調雜舉而紛出從心所之而不知其由會也故有一言而悟有再言而通有參言而稽有累言而究所以竅理於壅沈疏鑿於逆戾洮汰滌蕩而使無湫底凝竭捲握而不徹也或者猶以吾之絕軌無所掎之而猜焉則曷不於其形兆之措而謂其運之有軼失窮躓乎哉故吾之爲用非不可知而實未易知雖欲言而將不余信也

日者對

黃生云日者書何以名也曰古者舉大事必筮日故又有假於卜筮時日鬼神之誅大史公父子疇官世其業而日者傳逸焉獨時見之他書故傳於今者益非古矣且天文曆數五行是三者不相兼其書至數百家先秦之燔亦以數舍之則幸存者多顧卑視之漢興若丘子明輩主占候然觀望有所撟誣卒以誅廢不登於簡策季主君平其道高遠又非特卜祝小伎迺使今不可睹五占三兆之舊惜乎然干支之始於古豈特千歲之外而猶可以長曆推而知也則日辰豈能亡哉獨其義不可究而業之者又無晉黍鄭梓魯竈之流其才智不足以洞通涵會剖析窾穿貫達乎陰陽之化徒以醫術懷糈誇嚴自得妄譽人祿命虛指地形勝勢造作射候竊擅禍災以恐動人情矯妄鬼神欲封山斷隴續絕地脉而希慕無妄者遂爲駕說奬駭此流俗之見又何以云若以爲盡非則將誣古而滅弃之乎墨子以帝殺黑龍而行不利於北方周以

日在析木之津而興故古者重時日敬鬼神未之有改也夫五運五勝法有可推九宮太乙據以辨風所從來之鄉皆大暑不爽而烏情風角遯甲星氣分野之記法亦具存不求之睿明微悟之才博辨淵識智計之士而專付之庸隸小豎則人或賤簡之而疑以爲無事焉者何怪也

秋炎對

作噩歲月相大火既流益炎民乃暴諸赤曦降威弗收日濫於淵淵且大涸衆益恐焦若焚如曷其靖諸原燎其可嚮肆從爾水虞孰助宣氣而厄彼名魚於是稿焉日夕以蹙介於興居乃罔不弊於餘燠綣清之爲適其尚何以處臺榭遠眺望從容以舒夫旱既作矣炎猷熛忽有赫其烈蘊隆日甚民其罔顧沴時氣而患有司乃悉閉諸陽開諸陰土龍桃茢禱祠羣望山川陵陸率巫而舞雩誠則既效格乃罔顯粤厪我禬禜益作祝號載盟詛厭之用罔有悛迄我泯棼於辭或問焉秋巳用事懼亢而沴金若之何曰

予未從時政庸知僭曄烈僭不畏抑有聞自昔夫日主陽陽盛則翕奕翕奕則炎燠陽微則斂翳翳則慘悽今新服命陽氣盈溢薄而爲威用蒸然昫於皜景即暾暉肆爲沴曄昱曜若光耀其間害軫度之侵匿則眡煇之守存焉與其微也寧隆隆弗替哉故兆基我休顯天亦惟用集厚命於我祗辟禾且登矣炎不患暍雖癉熱時作陽未受謝按乃其常惟齊非齊時爲大齊候之慘舒度之疾遲若有爲也而無以爲保章氏之掌我其弗預知既未洽辰時乃澍雨歲以大稔

客喻

嘉隆間子威懷道不仕栖遲東海潛志經術將整齊其傳以俟百世感東方班揚之流雖不登三事然浮沉朝署以文詞相應尚以不遭時借戰國爲喻恨不得游說取高位厚爵況寂無所聞居在卑賤持此將安歸乎故因客聊著所以其辭曰

客問於劉子曰夫物有所以貴士有所以重故珠起於赤野之末光玉生於禺氏之邊山而價溢連城聲流千載者其美好在耳士躬行仁義湛藝術之英華用則龍變雲合霞蒸霧矯響臻當世不用則箕潁棘津考槃幽谷迷情於清淵之觀忘巳於雕陵之遊何貴何賤何賢何愚而吾子少壯釋耦奮身青雲參列陛戟之下出入周衛載筆記言執簡彈事偃蹇承明金馬觀制作之盛外則從大夫之末奉宣德意專使事於出疆斷可否毋輒先發子於是時也未覩有所興立今既罷歸則當夷然自忘返屠羊之肆與故所遊者酣歌爲適斗酒相樂而吾子猶懷悒悒似不能遺情於榮辱之途而尚覬於萬一者意者其殆不可乎對曰唯唯否否夫出處之義顯隱之致若所言者固涉世之大途經常之末論也勢有屈伸智者不能預慮以明變事有彼此賢者不必執巳而並觀故貪昧狥利懷祿佞倖俟間蹈隙戾夫忿懟尤怨介士遠汙絕俗狷

者枯稿沉溺篤行畏慎夕惕達節和亮簡允亦各其意寄所存慕而甘之不以違難而有更憂不以擇術而有遷志是何以論其是非得失所以然之故哉昔者田子方布衣也文侯尊而師之唯恐魏之爲累不知其有王然仲弓之徒猶以爲驕而不順公孫弘老矣對策謝歸再舉賢良遂相漢以儒術輔人主之治而棘生之屬譏其阿當世而取容何者道不足而時有餘也故士當其微賤也則竄伏畎畝厠跡鈞弋及其遇也則翔景風而傳寥廓施德澤而惠元元漸四海而造區夏同入荒而傳萬世負鼎歸而殷業盛投竿起而周道襄射鉤釋而齊霸立五羖佐而嬴氏張負羇作而晉祚定昌國入而燕薊衍三傑輔而漢鼎授陸生畫而呂族剪故士韜天下之大策負天下之宏器入則安定國家建不拔之基蹟出則興車踐乘卷河山而入之輿圖豈其爲身取尊榮賴其寵利疏通侯之爵疇土田之等流胤嗣以福澤徒光顯其私哉故名有

所不虛附貴有所不徒取位有所不徒受而使其私祿養交陰約閉謀以黨援附麗此飾臣之以譽竊者也謟蔽蠱媚衆御私請以求嬖近驕恣此諛臣之以時僥者也是以君子感會昌造則思弘功烈而不以富貴汲其名覩罹猜阻則奉身遠害而不以繫戀汙其行方今

明聖在御灑濯荒穢昭燭暗昧恢帝網掩皇紘惇羲皇之淳質踵軒虞之茂雍懸日月於太清熙宇宙於春海彌虜欵塞絕域獻賚櫜弓矢偃兵革合符往古薦嘉德以告成功士生斯時咸以爲遇不世於千載爭自磨厲願效絕光餘炎以申其材用術智襄贊毘佐秉宣緝祐昭時亮

傅玄運蜚鴻名垂顯問遠希伊呂與周召近慕管蕭與張陳豈有自放於巖壑沉淪於溝瀆以長往分絕於明世者而乃以娛樂躭溺相勉以玩廢恬曠爲高者豈人情也哉客曰然則子之不能忘於世固也何不抗疏公車指陳得失高得對飈次亦召起而益自深匿秘斂含章晦遁

括結退託孤介絕特是欲飛而更緝其六翮將行而顧以却往也竊不知其所謂曰烏有是哉且客未覩乎夫辟劒者孰不欲其利也使金在冶而自號以步光湛盧則人皆驚走而棄去相馬者孰不欲其駿也使馬在御而自名以盜驪山子則人將輟駕而不服今使不避辱巳之要屈枉狗之節忘内熱之耻挾諼詐之慮則徒以取笑於往者而敗亂於今茲亦何益之有哉且吾聞之易失者時難得者遇不日不月曷知其遽天莫之維地莫之傅灑乎天下滿觀物之所驚夫機者無間也而事者無形也形乎形間無間機轉而事應名立而功成者非道之所謀而慮之所預也故曰孰能背時與機而以功成孰能捨功與名而以時冥故無成有貴其成而有成貴其無成也故有朝爲飛蓬之問而夕握天下之圖耀明其說主約持攜權重於萬乘威信於四海者繇也窮年待事栖栖於旅人馳軾爲講舌敝不得其要大困而歸出走易水之上者

遭也獵射灃灞見止尉吏復拜爲將扼西山而
搏猛虎者裁也死灰被溺捽詈舌縛一旦起徒
中盡護諸將疊武塞上者開也人臣之位已極
稅駕無所願爲孤犢而不得望東陵之上有如
沸湯者猜也故秦儀詬辱於氓隸非其計失也
未當其機則戾矣韓李報忿除怨立功名於世
者非其智得也有所遭適則易矣是以方其淪
落失志悒怏窮悴固嘗求通而不得及其來也
發蒙振稿迅風之去翳亦却之而不能若夫近
者何生楊藻於申息李子敦賁於沙海新都覃
精於毫芒濟南游志於摧磈江夏雕研於肯造
東海秀振於朝采瑯琊軼材於天步叔嗣鐫巧
於錯雕魏君滌宕於邃邈徐叟抗走於台駘僕
既不能繢繡甲令朗潤鴻業故留連於典墳尚
庶幾乎來葉

劉子威集卷之二十一

劉子威集卷之二十二

長洲劉鳳子威撰

約連珠

夫連珠始於韓非迨於楊雄班固皆有所綴所以聯類事情而奏之者也僕酌古今之間而制其變作約連珠

臣聞窮量宇宙則坱漭之外何依推遡曆運則鴻濛之前曷始是以火風相轢實生土而肇開水氣持涵爰載輪而停峙

臣聞天極虧洿后裁相於冥昭皇命宥密臣弼
濟於棟楫是以闢造難揆於恒檢構締尤煩於
嗣哲辟帥德而陳常工服勤而就列
臣聞理表之議拘牽所駭域外之觀精識所朗
是以涉覽雖夥豈盡窮於耳目凝神蘊通固難
窺於意想形夭之戚何徵貳負之梏焉昉
臣聞湛浥漢徙沒人蹈之爲莊塗胡穀枝措勁
捷攬之於睥睨是以物有同類而異能術有殊
軌而齊詣長苟效於舍短鉅何嫌於納細
臣聞原燎燔林而轔蹂則鵷麟不免於陵徙校
乘轄野而騰震則珉璞同歸於灼燼是以威靈
怒而稱毅雄幽壑潛而叩虛牝引身違難者保
神之子有死無隕者篤忠之尹
臣聞秩官訓具叡謀無以相踰爽精毖嚴神用
不能姦綜是以縮取備於一體詎可涉淹役交
鶩於萬端能無竭壅
臣聞維絕樞散齊巫竊以請祈谷震川騰重人
知夫鬱悖是以執殤宮而好數貞臣格其矯誣

知天尅而近衷有識諒其誠計

臣聞拂臣劘切而忤色空勞強直談士廣肆而進規未如諷曉是以體有升越摯攝衣而起疾里當斥遣鄰東蘊以止媪

臣聞楚棘爲柱不待震陵而顛蕩蓍蘿作楫奚俟漩激而摧傾是以累棟層臺選材於燥勁重任遐路委寄於忠貞

臣聞形聯於戚屬精措所不能通量極於載任錙錘所不能益是以非其性而義訓乖違其分而權度失望愈切而恩窮御已煩而轡逸

臣聞窮瘁之夫不可以重耻顛蹶之性非所以詢咨是以頑徒而誕縱尤難於訓定獸挺而捍戾益艱於縶維

臣聞遷易者情而觸感者非情所蓄照導者鑒而納入者非鑒所涵何者神固不繫於鬼刃無獨留其鈹是以跡已往而景滅象不睹而用潛

臣聞數範乎神即遠可見幾藏乎寂在近難窺是以窮往知來象立則易推心置腹情閡則差

臣聞失前行而修其餘未可亢責亡大功而謹其細何以庇身是以創深而邇圖雖悔其庶隙崩而淺窒絜且不倫故矛戟異而興耻善敗比而爲鄰

臣聞莊諒砥名不辱節於暗昧廉義爲介羞汙漫於幾微是以讓悒崇高忍數聞於頻水夢叱壯子驚寤求於袍衣

臣聞精醬汨鴻天暉而淖液華秀養長志寧而容平是以按蹻御而絕相搏移變所以盡其理九候按而不容瞋奏刃所以遊其庭

臣聞玄象悠藐降沴和於一夫璚暈深遐干憐怒於片議是以合朔交會聖主猶爲掩躬風變告愆卿士疇不戒肆

臣聞陰陽薰薄而乖時動應省修之實精祲飛流以爽候兆萌罰殛之祥是以方春賑施藜莠蓬蒿其不擇蒼帝行德暄潤動散而推亡

臣聞爝火非日月之喻而繼明於昏夜匹士無王公之資而拉貴於土茅是以巖穴幽而明揚

遠夷所以平又世族顯而嗣執中國所以咆哮
臣聞極游樞運紀曆所以悠昌化易氣新蒸生
所以光永是以佚怠則榮衛濇逆愆滯則雰霧
騰涌九洛諷其飛揚靈蘭爲之慄恐
臣聞勝負戰於胷臆貌以瘠肥吐含得於咽嗌
齡爲延促何者情恬而順以養福源精輔而逆
以爲道燭是以萬變不越於守中功用有取於
緣督
臣聞衝飈所及洪羽憑而絕跡淫潦所浸危趾
因以湮夷是以運大者不於奇偏曠則易於籍
勢用長者必有誘啓投則利於乘時
臣聞僑如觸冒狀銑下而上方墨氏尚同形緇
色而容倪是以藏心雖固曠已得於呼聲發踵
何微咸先辨於陽宇一至隱而未諷九徵見而
庸愈
臣聞鳳凰初起見笑於藩木之雀騏驥始駕未
捷於東郭之盧是以咸池之運必穹天而後迅
躡影之技非畢景而何殊

臣聞文鰩夜飛於西海固不謀於俎羞珍鹿晝
托於少陘初豈願於皮幣是以刻轔之功遂議
有所不集獨至之斷衆口於何能毖
臣聞誶語之憾造次或以輕生殘肌之痛詬辱
猶可隱忍是以感憤赴節行路爲傷小諒忘身
豪傑所哂寧抑心而獎恤孰望風而引盡
臣聞婉弱燕昵戾夫爲之動容強暴喑嗚貞孺
有不易志何者鄙近於慾則氣消激忿於變則
情奮是以爲忮而顧望者煦嫗之慈無勇而狃

難者慷慨之義
臣聞性術感通纖巨之制在氣形偶相措類象
之合以情是以螫毒蟲於霧遊非技力所攝成
孕字於思女不儀身以憑
臣聞鳥衡吳楚稽同驗於星占雹雨西南眡變
異於日昳是以郢克而不戒寧無流揜之虞歲
在而祗崇用有勃興之烈故神叢猶不可假人
理道其容以薛越
臣聞祛桂吳泉之上者不慕醯蚋之榮神潛耕

父之淵者豈貪朝露之勢是以二旬九食勵矜
伉以矯時一日千鍾負驕豪而任氣
臣聞房位煦和龍角浮於喜氣璿宮籥舞靈育
播於甄生是以方有規仁滲漉遂逮於維鳥宰
阿含造菁榮不謝於勾芒
臣聞運管分天序四選於太儀而情睹舍萌協
紀攬十煇於少典而象正叶諸盈切是以共伯和修
蒼符感以載挺女夷策御玄精代以著成
臣聞北斗雄雌距表衰而望極常儀朓朒匝厭
合而謀刑何者兩蛇電而迎背二戒霭以衰昌
是以震出開主鬯之辰格成羲叔離作受當天
之曆秩敘黎卯
臣聞天野龍魚國灑軒而宜壽附鳲鸞鳥石歸
后而效精是以威木華而建春氣通無響之北
屏蓬舞而應節音穆若陽之庭
臣聞巧拙盤於丹泉庸惟季德白蜺茀於璇樹
溺爾滔情是以九烏夭矯而蹕日匹曜亂流而
爭明晷景所以告於重獻度舍得無慮於火正

臣聞聲侈弇而候歛越備成鍾律容俛仰而歲
慄舒禮在庫衡是以樂嬪天而下竊得九辨於
開筮帝梯几而上通傳三光於歸藏
臣聞纂緒大姬言始天黿之自出伊邃皇裔揆
由龍尾之所馮是以含樞紐而立年朔直紫宮
之華潤應光紀而行德星輝格澤之溫榮
臣聞街北占辰出入指於胡貉極南眡景徐疾
效於臈明是以蚩尤瞠其妖芒六師有允吾之
[illegible]舌茀其行度三卿有宣榭之盟
臣聞僑士貴而國隙生羇或乘以簡侮側室隆
而主聽營寵將啓以竊僥是以兩重衆強爲駭
機之風雨私權憎毀作涉淵之洪濤
臣聞揆事強規於未同明飾徒美而難概揣量
驟稱於所屈智辨雖畢而取尤是以關思見情
而鄭武怒衛君私請而薄媼留爲忠亟近於私
劍良石寧免於敦矛
臣聞痤疽之痛非刺骨則患未除袪蠱之創不

裂膚則害難弭是以寸砥彈千金之軀操不貲以臨慘危片言割婉孌之恩舍順情而進逆耳

臣聞弩無匡輅蓑檄之所效規矢不句倨胡援之所調利是以庚申授律導月毋而洪流底安

竪亥把算沃日枝而湯谷咸暨

臣聞皐陶穹上當啓蟄而鼓爲顧脰攫援眡撥爾而聲出是以夷吾馬棧知求類於衆材鄧析衣襦終見誅於曲直何者竅言止而姦不生良工登而藝有極

臣聞畎井邇狎一民不可詐懷戎夷逖荒百世猶爲恩軫是以撫征九服而匡夏未兆守龜正域土方而造邦不煩鞠靷

臣聞穴胷離首非必衛於土疆析膽剖心或無關於宗繇是以箴諫慤於寘耳不若犀犛之瑱厲武任其眠私卒爲鷹犬之畜

臣聞操寸之煙天下不足以薪沃釜之漏江海不能爲滿是以諛戚佞近乃消志之斧斯羽劍珠飾爲燔工之窰鍵故隱身有重於昭玉謹禮

不輕於紀甗

臣聞抱蜀不言既修廟堂之上飛鴻在野特收江漢之情是以禁益比詳詎爲衰止令愈苛急誰復心傾故孺下尾而操箠棟覆屋而奚爭

臣聞田連成竅共琴曲響不能疎越大丙王良駙駕驅策不能中繩何者柄不可以兩用器不可以干凌是以司城擅罰而主勢奪秦昭愛令而國道登

臣聞腹毳徒繁無堪鵾鵠之舉槷置雖眇有窮日景之規是以摩天者六翮虞空視於郊藪策功者寸翰力焉騁於康逵

臣聞運開元二禹虛豈匿乎鼎圖道貫五三遁變悉藏乎地檢是以攻雲雨而搓枅力可封山禦神姦而驅索國於有險八極爲之胜腥九域所以澹淡

臣聞夷羿之射挫精於蚊虻之聲造父之御敗駕於溝洫之彘是以巧非弓矢形委則質全工非轡策弛解則神肆故捶鈎不可以語人圃池

不能以服驥

臣聞鼎旨精纖起干戈於俎豆雄鳴謐隘發渝
嗣於聲音是以甘鹹和而陰陽具桓武興於撻
伐戶牖動而均律開佚女感於微吟

臣聞興利者導以勢途樹沐而爭發田格俗者
示以形闇梱高而無痺乘是以良吏之爲益功
嘿喻於未言善治之奏能下不勞而綏定

臣聞拱揖慴悛上畧攻謀而廟勝武昭不擊順
時蒐狩而建麾何者虛滿合離齊而再至棘橿
銚耨備不崇朝是以作教於鄙而令寓伏險於
順而患消

臣聞人極緯經情采迭開於正變彝道忠質朗
烈遂窮乎訓謨是以貞幹豐條繁於末而秀振
和煦溫燠極於午而陽莩艷侈稍以流靡風體
庸不垂汚

臣聞矯誕放失尹諧所以誅存僻僞淫宣華仕
能無譴及是以假虛道而亂實姦禍深其竊誣
奉姊媚而交譎貞晦蒙其訕嫉含利雖欲覆容

蠱慝焉不禁詰

臣聞憤鬱肆其摧傷鼓枻歌而忠慨悲激惋以
夌越扣角誣而浩嘆是以魚猶有泳少賤知獻
規於國相士有失意精誠寧殫盡於屯艱

臣聞史才華贍而諒章例歸約裁紀載辨通而
輻輳義在博聞是以南董降而質不勝削方何
爲兼兩洛誦寡而世愈闊緝綴何以徒文故知
言爲之悼惋弱亂所以紛紜

臣聞銓賦麗則彫蔚炳於大夫典頌雅棼紀勒
樹於皇蹟是以獵百氏而選辭符文關乎治最
襲舊六而作經設教原乎道術木疆何以莅官
椎鄙焉能作弼

臣聞遵遁繆遠蕪穢所以不分萎約沉藏華實
未嘗息絕是以辛甲亡於周藻箴諷庸爾湮微
庚癸迄於魯篇諧讔猶傳燕媟尺寸苟假於操
觚駑蹇何辭於赴節

臣聞斯顯而鮑丘去下節奚爲名高楚居而畏
壘疑當心固無斥簡何者非不亮於忌前老端

誨以處辱是以彭池僇辱智與勇而皆困圜堵
逍遥安易危而異撰

箴

時者喜名之士勝故有飾虛矯罔鄙近之
心焉予不能規之而與相優習職何能已
故作名箴然予愛人不已甚乎親所諷諭
兾以曉之復有論著纏綿反覆以相警發
雖則思存善道將無難與作筆箴
衍衍鄧析始務爲名以辟同異有繁者情粲以
從類胡不彰灼繳察焉刺昔在古者命以正物
各有攸當而豈其滔汩人兢於修厲惟底厥匪
思不出遑遑是迄世數應期會酒濁適斯生迪
茲諄明德業用成實惟天所誕造駿發於爾聲
故君子惡其無實而佻時之倖以爲譽聞若徼
以過美豈不速致而何足以云旋蹈於缺敗之
耻不如其泯故有好作私名詭稱動衆覆出繆
亂而患以攸降叶古送顛蹙造請相爲引重事發
相中而卒安所控故刺候徒爲良苦不能逃於

楊榷。濫言蒲於四座而聞者羞其齷齪。方牘執規敢告末學。

右名箴

在昔篤慎三緘維口。言之爲咎書尚多有。一字衮鉞裁於其手。戢非左史云胡所取。故當世之所奪予不敢贊爲而敢有後語。深用相閉拒。豈謂忍於躬而以備不虞。叶圍提斷注記古惟辛甲。時有度咨史趙是狎。長者重遲嗇夫喋喋。豈曰不誰咸其輔頰。豈曰目論顧短於睫。粤有諷規愬置於耳。從之削牘爲廩於衆視。或微其文無爽厥旨。繩切自喜乃與怨市。故敦不慮圖而直焉是沽。禮用匡弼而挂其齒牙。洪孤國子好汝庶惟務盡豈其得走。子與責言成詛子興不鑒寧保其賍。故君子日虔。雖有鞅笙物惡其全。雖慎首鼠。安知賦芋。今我挈筐笞。不如越樽俎。一愆替命焉有處所。司藝執翰敢告下旅。

右筆箴

誨　誨罷士

昔之游者未嘗不病之。然未有若今之甚者。夫游以氣曰俠。游以辭曰說。非此二者曰姦游。至又不能姦。庸謂無所得食。嫁於外。苟旦夕。陋哉游至此乎。故古曰罷士。以並罷女焉。蓋謂無家者也。姑誨之曰。爾才不若人。盍傭以給。分惟是宜有綽匪棘。何不即康居而徒思有所出。何狡之能爲恣顛踣以蕩潏。仰覽于今海內平一。孔安如山。靡所陳力。況爾耶。小曰。懵未有識。草蘇木條咸以類秩。嗟爾之無良。肆不足於藐職。莫筆處不能容此之不肖。鄉則賤而共嫉。乃發憤潛逝不昂自恤。矯詭其跡。强務匿飾。僝僝陋資。夙負何術。傴僂乞干。紛紜求索。倀何所從。僻睍繆戾。力質頓躓於途。前跌後逆。歷抵貴勢。傍徨內怵。宵貌戚施。守事私暱。顧俟指向。潛爲鬼魅。魚律無所開說。徒異於拯。卹諧背毀。訾縱橫詖滑。訣律乘人。寐昏假以穴窟。區聿狸媚陰賊。瞑行妖惑。戶橘支離攘臂自謂。與策。昌石諂側傾邪。俾也可慄。豈伊異圖。俛爲口實。獲微斗庾。而敢滔泆。瑣茲卑孺

固亦焉責側棘百爾君子不克用訊息七彼隸圉者越茲泯汨忍觀勿治用蚤遏絕昨卒迪汚膩穢我而不是嫉爾惟小子會何能吠許聿雖則乘瑕亦尚何日德之昭明亟近斧鑕

詰

詰衛侯

衛侯好察而惡人壅已故偶世姬寵於衛姬而匹薄疑以如耳貴也所以用其明慧察晳斤斤灼著矣夫寵之畏專任之恐偏重固也而不曰所任者賢與不肖與賢則雖獨任之可也不肖而使並任焉其爲壅不乃益甚乎且雖賢而任之又二三其聽而間以不肖則賢者不能一日容不則且比周以俟上而吾之聽益不可知嬖寵之昵夫亦自吾所以御之而庸取貳乎則貳乃厚其蔽也或曰察在遠者壅在近者遠無形則察非有所寄也近易睹也則聽不難於擇也聽者非於說者也於所以度者也君子者廣聽而薄稽之亦胡能人置耳目也且其置人也吾

既耳而目之矣。而復虞其爲眩且聵。吾故耳目之終不舍也。而意愈疑。人之情亦愈不可悉。則衛君之爲也。嗜關吏以金是求其罪而戮之也。縣令發席敝而使遺之。是因偵者而爲之賞也。爲吾耳目群吏者。吏驚以爲神。彼且爲吏耳目吾者。吾獨能如之何也。故衛君者好數而智乃遯竭。任術而明不及遠。其沒也逐緤錯拏薄公子期之屬。終其身眩且疑而已矣。

讓

讓司馬子期

甚哉讒士之覆敗也。已既已行其忿。人誰不欲逞者而得以怙亂終乎。司馬子期以一飲之細而懟其上。至殘而覆之。忍矣其爲心也。人而不仁一至此哉。且也有靦面目尙何以視息爲所之之國亦孰能庇姦不終俎醢哉。然猶爲中山君惜也。書云王者錯儀設法而固守之。然後諶忤習士聞識博學之人不能亂也。私欲養求請寄不能侵也。衆强有力不能傷也。愛倖親近不

能阿也。嫉忿嫌怨非在法之內者不爲縱也。一舉動無不法法者而人又安所置憾乎。故雖刑罰亟近而人退伏其罪無有望者。知非上所致也。卽樹之虛惠而踰挾纊。投醪於水而飲可醉者。法之行至平也。故一饗之微而以司馬法賦士。士庸有移德於上哉。中山君靳士之怒衆辱之於列。激其耻憤。有不反顧者。逮其以一壺飧而得死士二。甚哉士之不可靳乎。商書固云。狎侮小人無以盡其力。然爲臣而至於此。忘我大德。思我小怨。罪可勝誅哉。爲薄讓之曰。爾以二杯慙而不以饗慙。不以延賞於後。甘而以償師。甘分不及我罪之不圖。又重之愆。國何以堪。狼瞫斥而赴敵。以死償責。縣奔父一言而羞無勇。遂奔而死。驂彼之所爲。愧誠自慙而以身振耻。乃在列而狡。私以國市。曷顏之厚。尙偷以息視。雖孥戮爾罰亦胡底。

規

規暴豪

古之爲豪暴侮凌弱小者皆巨室宗疆游俠私義有所好立然諾不侵死交負氣雖數扞當世罔然其潔廉誠直洵洵似君子即閭巷布衣而有共財同利害慷慨可稱者何今之爲豪皆齷齪不足數雖士人而有甚汚之行爲向者所笑唾棄之不顧者猶復傲然德色自以爲游得意無所推讓風之被使善家子或故吏失計隨輕黠少年不服工賈本業而相效爲美飲食鮮衣服樹朋黨比周恃其勇力禦奪里中荐爲亂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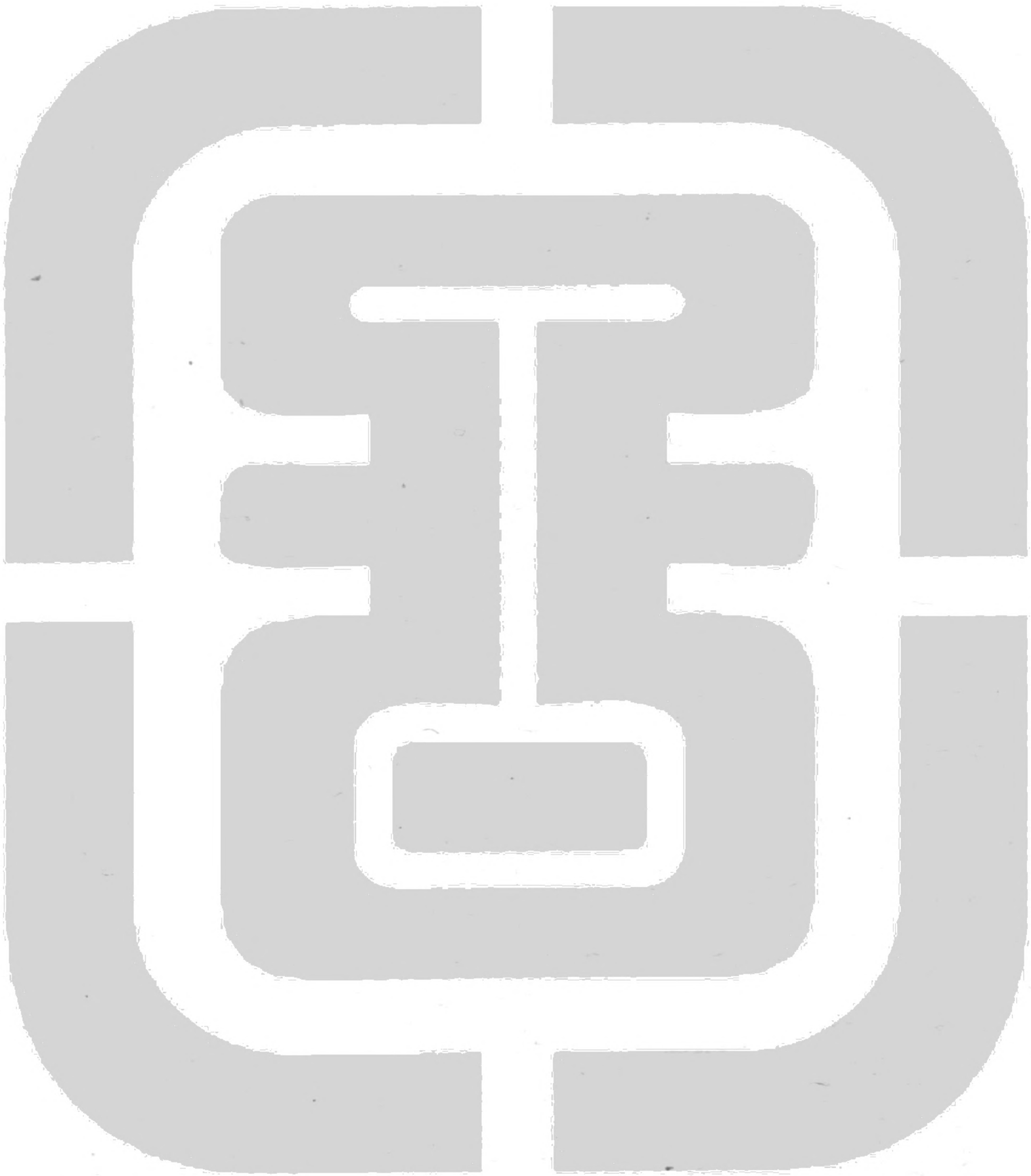
丸砍吏橫驚不敢問始之猶可指名今隨處而有雖父兄之誨不可如何生則習見若事慕之以爲武健敢搏雄勇不畏而翻以敦厚服習爲怯懾儒兒此其爲害既已浸衍蔓滋連類蚝起雖欲理根排枝搜剔疏治乃不勝株逮坐之前者已傳重劾後者猶走死地如鶩安得禁絕之杜其萌使無復哉然此非必惡安就危情與人異也殆教之不素乎爰規之曰昔俠之名雖不軌正而猶出於義曷逆亂之逞而徒以爲忮始

之士人而好私譽蘊籠以厚其憤遂競逐於衢途而勢激於所視顛踣者已踵接而繼者猶甘之若可嗜放誕不拘夫既得肆俗之日隃於何能毖精悍强力適狠猜以興夫嚶嚶相率納吾網而又將以誰懟式克訓爾毋流湎之躭而驅之麋潰毋挺走於險而覆謂爲利惟剛制於所肆尚永載爾世惟克定爾志尚亦爾畀話言之弗率余不知爾所洎

譙

譙吉溫

昔桓公放春三月公曰曷爲吏而不佐上爲理務崇私威其謂之何隰朋曰夫莠芃芃以生內莩以長中有萁實外有穎芒幾亂於禾自命曰莠是其可謂吏而害於民者乎管仲曰夫堇其始發也靡靡乎其蔓蓮也及其達也育育乎何其遂也至其成也辛辛乎厚滋何其酷烈也咋之則所傷滋甚雖有所治而毒乃不盡故命之曰烏喙是其可比於吏之肆雲而不忌乎桓公

乃大有所簡黜而警於吏嗇夫之以事賦成者。余觀史所著爲酷雷者豈特若管氏之言乎。若唐之羅奭吉温不乃有甚焉者。峻阻闇昧操術甚閟而難知。其欲乃必行焉而罔恤斷折椎剥流血之慘。淫刑以逞。豈必深文刺骨周鍛而内之直忤我者與重劾耳何法之拘斬滅其人而險危其政鉗鑿日報而不足煎熬於沸鼎使之無樂生之念且有勢位者雖姦如山不問而失勢者雖貴必凌折之深索瑕疵使噤不敢出氣猶謂不重畏我敢自列者其極也能使善良側足屏息而奸禍反覆脫之。且武健嚴察能督得如往數人者乎。郅都雖名暴然乘塞能使虜絕跡遁。而桓東虎穽致姦盜寢絕。戶外不閉彼才有足稱者乃獨戒敗艾殄之哉故爰譙數之曰。而獨非人乎而輕絕人之命。而獨不長子孫乎而滅人之姓。何所於教導佐宣而暴以賦於政法不以禁過凌外私必盛氣以逞而爲横卒之禍福之報亦旋踵焉而爾無用。叶燔

CJ